

范太史集

欽定四庫全書

范太史集卷四十三

宋

范祖禹

撰

墓誌銘

寶文閣待制鄭公墓誌銘

元祐六年五月寶文閣待制國子祭酒鄭公穆三上表
乞骸骨天子以提舉杭州洞霄宮祿之而不煩以政敕
過門下給事中范祖禹奏疏曰穆雖年過七十精力尚
彊自為布衣閨中士人稱四先生穆其一也平生歷官

多掌學校在王府十餘年持身清謹未嘗有過擢居左
省論議不苟復為祭酒多士矜式旋觀其人終始無缺
年耆德茂力求引去在穆進退誠為可榮而為朝廷計
則可惜也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人君未闕許之故有
不得謝者則賜之几杖安車自虞夏商周皆然也祭酒
為國子師非藉其筋力趣辦職事正宜用老者為之不
必拘以年願留穆舊職以示朝廷貴老貪賢之美不報
太學諸生千餘人以狀詣司業又詣丞相府請留公亦

不報公將行公卿大夫多為詩以贈之三學之士皆為
詩空學出祖供張汴東門外三獻酒再拜堂下學官拜
堂上辭訣而去都人觀之嘆息曰所未見也公至杭州
明年正月告終于皇華館年七十有五將葬子璆使人
來請銘祖禹接公於館閣又為僚於左省實知公者其
何以辭乃序而銘之公字闕中其先光州固始人唐末
高祖為王潮所虜入閩遂死之子孫家福州今為候官
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以公貴累贈正議

大夫妣曹夫人以賢孝稱於鄉黨生公及一兄一妹嘗教之曰汝曹當各為世人矩範乃足吾志追封文城郡太君公醇懿端謹出於天資始志學閉門讀書或累月不出至忘櫛沐進退容止必以禮與鄉人陳襄陳烈周希孟為友皆力古人閩中號為四先生天下聞其名鄉閭及四方之士稱弟子者以千數舉進士廷試不第居正議喪哀毀盡禮既葬將廬於墓而終焉門人族屬敦勉且告以正議遺命乃復有仕進志皇祐中再至京師

六試於有司四為第一登進士末科初仕為河南府壽安主簿詔任滿以為國子學官至壽安不數月西京留守王舉正奏為西監直講久之

闕

前詔召為國子監直

講除編校集賢院書籍歲滿

闕

館閣校勘累遷太常博

士乞納一官先南郊追封考妣許之改集賢校理求外補得通判汾州神宗熙寧三年召為岐王侍講嘉王出閣改諸王侍講時王府官猶缺員陳襄為御史知雜事因進對言府僚不可不慎擇人神宗曰如鄭穆德行乃

宜左右王也公居館閣三十年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
在王府一紀每講說可為勸戒者必反覆極陳之二王
深敬禮焉元豐三年請外任知越州特遷朝散大夫至
則修校舍飾先聖像帥厲學者先是鑑湖以旱乾民多
田於其中延袤百里官籍而稅之既而連年水溢民逋
官租積至萬緡公悉奏免之未滿秩告老差管勾杭州
洞霄宮上即位元祐元年入為國子祭酒三年揚王荆
王請為侍講罷祭酒除直集賢院復入王府荆王薨為

揚王翊善太學諸生上書乞公為師復除祭酒兼徐王
翊善四年拜給事中兼祭酒人曰鄭公長者居門下必
簡靜公遇事抗直無所避士論益多之請解祭酒許之
五年除寶文閣待制復為祭酒公自為直講及祭酒諸
生請問祁寒大暑必朝服接之童子進見亦以禮迎送
諸生尊其經術安其教訓心悅而誠服之其成就人才
為多都官郎中張景晟公妻兄也將死遺公白金五百
託其孤公曰託孤吾所願金豈宜有哉歸金而恤孤皆

得其所先妻陳氏樞密直學士襄之妹早卒追封永福
縣君繼室張氏太常丞師雄之女封同安縣君陳夫人
生一男三女男曰璆通州軍事推官女長適楊子令張
溥次幼亡次適左宣德郎林敷先公卒孫男二人畹畊
女一人公之東歸也過廣陵愛其土風淳厚復邇先世
之居曰即此亦吾之故鄉也買地築室於州之積善坊
及公歿璆遵遺命以其年八月某日葬公於江都蜀岡
之原銘曰

有宋醇儒曰鄭先生幼壯及老惟一以誠鄉黨高其風
天下仰其名王府求傳學者求師天子不違皆以畀之
惟其道德衆之所資有始有終無愧幽顯銘公之蹟以
勸為善

集賢院學士致仕高公墓誌銘

公諱賦字正臣唐中國公士廉之後五代祖官於中山
因為中山人曾祖整不仕祖柔贈左神武將軍考尹右
衛將軍累贈太尉母某氏某郡太君所生母楊氏累贈

遂平郡太君公以太尉蔭補右班殿直景祐中登進士
乙科改授奉禮郎四遷太常博士累太常少卿神宗即
位遷光祿卿特拜祕書監賜三品服加直龍圖閣進集
賢院學士元豐官制易中大夫今上即位遷太中大夫
以通議大夫致仕公初為武爵非其所好力學中第乃
仕知真定府真定縣通判劍州成德軍邢州石州知慶
成軍衢唐滄路蔡廬郢七州提點陝西河東兩路刑獄
判尚書司封太常寺提舉萬壽觀最後守郢求閒局再

提舉崇福宮遂請老公在成德永寧軍雲翼兵謀作亂
公密知之以白主帥主帥委公平其事人遂以安先是
保州軍亂掠公私金帛萬計檄公往受而復散之皆得
均一以其事聞朝廷旌賞焉慶成地狹民困於役殆無
虛歲多破產者公言於朝十減六七民力遂寬城東歲
被水患募民築堤禦之軍城獲安衢民好巫鬼毛氏柴
氏二十餘家世畜蠱毒有小忿即毒之每閏歲殺人尤
多公命擒捕伏辜者數人蠱毒遂絕饒州有冤獄更累

守不能決公奉制推鞠不數旬而辨人皆服之婺州民
相率詣轉運使請徙公易其守唐州土曠民寡歲入至
薄公以治平元年至郡取圖籍考之自唐乾元時領縣
七戶四萬二千六百四十有四歷五代亂及本朝承平
今領縣四戶六千一百五十有五公相其川原曰是皆
沃壤可闢而人力不至與棄之無異募兩河饑民計口
與田比公罷歸增民萬一千三百八十戶給田三萬一
千三百二十八頃而山林榛莽之地皆為良田歲益稅

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作陂堰四十有四詔書獎之曰
召杜南陽世稱循吏其亡久矣朕尚思之卿招懷饑流
墾闢荒梗繕修陂竭績效具昭前人之良何以遠此公
再治唐凡五歲與前守趙尚寬皆蒙褒賞天子諭執政
曰尚寬等在唐闢土疏水招輯民戶殆無曠土已有成
效宜宣布治狀加職以勸天下公自直龍圖閣至集賢
院學士皆朝廷嘉其墾闢之功也中人程昉以帶御器
械領都水外監丞奏請於滄州境開西流河口引水河

卣州城西入北流河灌三塘泊公時守滄州執政先以書抵公意其協力公以謂大河迫州城歲增隄防猶恐奔溢不可妄引不從昉議然昉卒開西流河費工鉅萬而功亦不成昉方以貴近用事執政者主之公力排其說後昉數以事掎公而卒不能得公上言二府大臣或僦舍委巷散處京城間有第宅亦公私非便宜倣前代丞相府於端門前列置大第俾執政居之又言仁宗時兗國公主下嫁一第之費緡錢數十萬它物稱是臣聞

禁中今有大長主長主凡五人若皆以克國為比則其
費無極乞講求前代及祖宗時典故取中制為定式俾
有司守之又言國家置提點刑獄司蓋欲平反獄訟使
民不冤自罷武臣以來多止一員兼河渠農政常平盜
賊兵甲而刑書繁多省閱不給若委之吏則為大弊請
逐路置檢法官以專平讞疏駁又言漢有雲臺唐有凌
煙閣皆圖功臣祖宗有天下以來文武之臣有大功者
不為少而繪像之制未聞宜於禁中建閣圖寫命詞臣

為贊事多見施行公雖歷顯仕家無餘貲退居襄陽元祐七年冬十月戊寅以疾終享年八十有四有白雲集十卷雜文十卷奏議五卷刀筆二十卷事類書抄一百卷娶某氏封

闕

郡君三子曰興嗣未仕曰興仁

闕

京

副使皆先公卒曰興禮北京畱守推官一女適進士李齊孫五人傳正三班借職傳式傳行皆郊社齋郎傳慶傳道未仕孫女六人公歷內外官幾六十年天資強力無一日少懈為人剛嚴內實平恕所居皆有善政吏民